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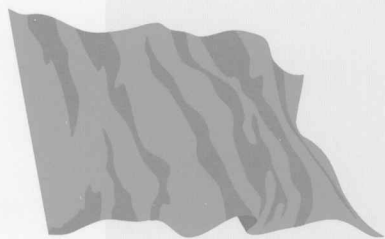


少年红色经典 SHAONIAN HONGSE JINGDIAN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小铁来夺马南征记

蔡维才 / 著



少年红色经典

蔡维才 / 著

小铁来夺马南征记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铁头夺马南征记/蔡维才著. —2版.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8
(少年红色经典)

ISBN 978-7-5391-4210-4

I. 小... II. 蔡... III. 儿童文学-革命故事-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8221号

小铁头夺马南征记 / 蔡维才 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魏钢强 彭学军

责任校对 杨 洁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2版
2008年8月第7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25

插 页 2

字 数 75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4210-4

定 价 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再版前言

“少年红色经典”丛书共二十册,分“文学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系列。前者为原创的文学作品,后者多为纪实的人物传记。作品中的英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生活原型,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拜和追慕的偶像。英雄的壮举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典范。

丛书主要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时期最具影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相关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得到了充分展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张扬。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个性鲜明,感情单纯强烈,情节清晰明了,冲突紧张激烈,语言生动朴实,风格健康明朗,结局总是正义战胜邪恶,人物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些作品往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作者大都有扎实的生活体

验,有饱满的创作激情,有深厚的写作功力,加之未被商品市场之风沾染和浸润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清新可读。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和审美作用。作品刻画英雄形象,已经成为“几代人对革命传统从神往、认可直到孜孜追求的审美路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红色经典”丝毫不为过。

丛书 2004 年出版,同年入选中宣部等九部委“知识工程——中华全民读书活动”推荐书目,2005 年起入选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政府采购书目,2006 年列入新闻出版总署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85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2007 年列入总署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

正值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再版这套丛书,让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幸福成长的少年读者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思考责任,继续高扬革命传统的大旗;并以此向即将到来的伟大祖国的六十华诞献礼。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七月

目 录

一 “骑兵迷”	5
二 老村长夸小铁头	12
三 空手夺马	18
四 “黄痰藜,帮个忙!”	25
五 挤过牛群	28
六 闯过路卡子	32
七 河水滔滔	37
八 沙岗立功	42
九 小骑兵	46
十 红绒球	51
十一 血泪仇	57
十二 飞呀,飞呀,飞呀.....	64
十三 “咱铁头能行!”	74
十四 追!	80
十五 场院里的一课	89

十六 “把马刀磨得快快的！”	98
十七 迎着隆隆的炮声	103
十八 打鱼男孩	111
十九 夜渡黄河	123



— “骑兵迷”

老高老高的天空里,灿烂的群星眨巴着眼睛。秋末的大北风,放开老粗嗓子,吼叫得厉害,越叫越上劲,叫得满处呜呜山响,吹得窗户纸“呼哒呼哒”的像拉风箱,掀得房檐瓦一动一动的像一张张蛤蟆嘴,摇得杨柳树不停地晃脑袋。昨夜被民兵破坏得像一截截烂蛇似的沙河公路上,扬起阵阵黄旋风。

这时,在望远跑死马的冀南平原上,在沙河区刘家屯丁字街北,在那墙上大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座土坯房里,棉油灯光通亮。窗户纸透气的地方,挤进来发丝般的风,吹得灯苗儿忽闪忽闪。灯光下,只见有个双眼皮、大眼睛、圆脸盘、薄嘴唇,年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趴在方炕桌上,正认真地抄写他白天编写的“街头诗”。他一边抄写,一边念给正往鞋帮里绣着“抗日光荣”四个红字的娘听:

儿童团，
儿童团，
抗日工作走在前；
送信、放哨查汉奸，
拥军优属最当先，
村长说我“好孩子”，
八路夸我“小模范”……

小家伙挥舞着左手，晃着满头黑发的脑袋瓜，高兴地圆瞪着明亮的眼睛，念得挺上劲，念了一段又一段：

八路军，
子弟兵团，
端岗楼，
拔据点，
到处开展游击战，
打得鬼子心胆寒……

他刚念完，娘用牙咬断红线头，把小锈花针别在胸前的蓝袄襟上，满意地对孩子说：“铁头！我听着你念的这些都在理。好，我也绣完啦，你快钻被窝睡吧！早睡早起，明早好赶路，给王连长把这双大脚鞋送去。”

小铁头一听娘说“绣完啦”，眨巴眨巴眼睛，高兴得把

一双大眼笑成一条线，撂下小楷毛笔，说声：“娘！我看看！”也没等娘点头同意，说着就从娘手里夺过两只大新鞋来，歪着脑瓜，睁亮大眼，左瞅瞅，右瞄瞄，捏捏鞋帮，摸摸鞋脸，捶捶底子，好像对针线活儿挺懂眼似的。当他看见那绣在鞋帮里的、他自己亲手写的“抗日光荣”四个红字时，禁不住眉开眼笑。他在娘面前一伸大拇哥，晃着脑袋连声夸奖娘说：“绣得好！绣得好！给你这妇救会员记一功！”也没得到娘允许，又说：“嗨，棒！我先试巴试巴。”说着，笑眯着眼，往脚丫上各套上一只大新鞋，脚尖使劲往前顶着，用力甩开双手，面面向前方，两眼神采焕发，精神抖擞地在炕上转着圈子，“踢里趿啦”地走起齐步来，走了一圈又一圈，边走边喊着口号：“一、二、三、四！”“抗——日——到——底！”转了几圈，他一伸手从窗台上拿起扫炕笤帚来，右手高举，身向前倾，向下稍蹲，拉开骑马架势，怒目向前方，响亮地喊着战斗口令：“目标——正前方！鬼子一个中队。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居中，号兵吹冲锋号！……哒哒嘀嘀，嘀嘀哒——同志们冲啊！杀！杀！杀！”

娘在一旁看着铁头模仿骑兵打冲锋的那个活灵活现劲儿，打心眼里喜欢，禁不住笑得闭不拢嘴，说：“咦！这孩子呀，我看快成了‘骑兵迷’啦！咱军区骑兵连回回来，回回教你骑高头大马。李指导员教，王连长教，号兵小刘教，掌勺的老王也教，可说真格的，也不知你真学会了几套路数！让你骑上大马，能跑个十里二十里的吗？”

铁头一听娘问他学骑马的事儿，比过年让他穿新、鞋放炮仗还高兴哩，霎时更来了精神。他眨巴眨巴大眼，煞有介事地用双手卷成个“喇叭筒”，压着嗓门说：“咱铁头向您妇救会员报告：泰山不是垒的，火车不是推的，沧州的铁狮子不是吹的，这几年，咱铁头跟着军区骑兵连很学了几手马上功夫，不论骑中国马还是骑鬼子大洋马，‘噌’地骑上去，眨眼一溜烟，穿林一阵风，过河一条龙。叫马停，它不敢朝前迈半步；叫马卧倒，它立刻跪下。……娘！还有，咱还学了一手更拿手的呢！”说到这儿，铁头笑了笑，扫了他娘一眼，突然断了弦，对正听得出神的娘卖关子说：“娘！你猜，我最拿手的戏是什么？”接着又补上一句说：“嗯，可只许猜三遍，猜多了猜着也不算数。”

娘用左手抿着黑亮的剪发头，笑着说：“咦，你这孩子呀！说得正上劲哩，怎么又攥起拳头破开谜啦？叫俺猜，俺猜不着，你快给娘往下讲吧，俺！”

“不，不，娘得猜！娘得猜！只准猜三遍。”铁头歪着小脑瓜，噘着小嘴巴，一本正经地说。

“咦！长得谷子地里都快藏不住你啦，还脱不了鼻涕没干的孩子气。好，好，俺试巴着猜，俺就猜。”娘笑着杵了铁头一手指头，仰了仰黑里透红的圆脸，试探着猜起来：“是不是马跑着，你能在马上立起来？”

“不对！不兴带问的。好，猜了一次啦！”

“在马上闭着眼能跑一阵子？”

“也不对。好，猜了两次啦！还有一次。”

“要不就是学会了在马上吹铜号？”

“不对，更不对。好好，整三次了。没猜着，不准往下猜啦！”铁头拍着手，晃着脑瓜，高兴地笑着说。

“光攥着拳叫俺猜，俺猜不着，怪闷人的，快说给俺听听！”

“嗯，好，我接着讲。娘！我的拿手好戏呀，就是骑光板马！不配鞍，不挂蹬。‘噌’！抓住马鬃，一个旋脚飞上去，双手勒紧鬃，伏下身子，脚夹紧马肚子，照样‘噌噌噌’飞跑一溜烟！王连长骑的那匹鬼子中佐的黑乌头大洋马，我就骑着演习过好多回。娘！就这样，你看我，我一咬牙，噌——，一个旋脚飞上去，缰绳一提，命令大洋马：‘开路大大的！’嗨！你看吧，大洋马立刻飞起四个大蹄子，‘夸夸夸夸’飞跑起来呀，像飞箭，耳边呼呼风响，穿云入雾，要多带劲有多带劲……”铁头连说带比划，一打开他学骑马的话匣子呀，就像匹在平地里脱缰的马，一刹半时的想拢也拢不住。

过了有吸袋烟的工夫，等铁头把他学骑马那最拿手的戏段子念叨完了，娘才点了点头，认真地说：“咦！是啊，俺知道，反正当咱八路的净是能耐人，你这套骑马的本事也是跟着咱骑兵连李指导员、王连长学的。好多好多抡铁锤的、抓锄把的人，一当上毛主席的八路军呀就长出息，就学会好多真本事，懂得好多学问。”说罢，她把两只大新鞋从铁头手里要过来，用块蓝印花布包好，再三催促铁头说：

“铁头，快睡吧，俺！老村长说，咱军区骑兵连住在沙河西的边家庄，离咱这几十来里地，明天你得走阵子呢，早睡早起，快睡吧，俺！”

“嗯，娘！俺这就睡。”铁头说着，随手收拾起炕桌上的作文本子、狼毫小楷笔和墨盒子，然后拉正打着一块方补钉的蓝枕头，刚要躺下，忽然，他眼珠一转，高兴地想起一件事来，闪着兴奋的眼神，双手捧着嘴，亲切地小声向娘要求说：“娘！娘！我对你说，等下次分区修械所路过咱村时，你可得想法儿把俺爹留下多住两天，叫爹给我打一把世界上最快的马刀。娘你就给我做双新鞋，叫千里鞋，不！叫万里鞋！我呢，我夺匹大洋马骑上。嗬嗬！咱铁头举起爹打的削铁如泥的刀，穿上娘做的万里鞋，打！快马一溜烟，我就去参加咱八路骑兵连——骑兵营——骑兵团——骑兵旅——骑兵师——骑兵军——骑兵……反正咱骑兵越壮大越多，多得老鼻子啦，数都数不清。冲锋号‘哒哒嗒’一响，我马刀一亮，嗖嗖嗖，向着鬼子汉奸们的头上砍去！杀！杀！杀！像切西瓜！……李指导员教我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咱铁头坚决听从命令。毛主席指到北，咱就打到北；指到南，咱就打到南；指到哪儿咱铁头就打到哪儿！就像李指导员常对我讲过的那样，在咱们中国，凡是有洋鬼子法西斯侵占着的地方，凡是有反动派霸占着的地方，咱们都要用马刀夺回来！还有，李指导员说，将来还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呢！……娘，你想想看，好吧？”铁头微笑着，像小时候吃奶时一样天真亲切地细瞅着娘的脸色，等着娘回答。

娘听得挺出神，用右手向上撩了撩一缕遮眼的黑发，微笑着爽快地说：“咦，孩子，你说的这些都很在理，俺听着挺顺心。说到你想当骑兵的事儿，你对我少说也念叨了八百遍啦。行，等你这个‘骑兵迷’能跨马舞刀了就去当骑兵，你父子都当八路我赞成，咱妇救会员不拉儿子的后腿。”

铁头听完娘讲的话，一时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只是抓着娘抚摩自己头顶的那只温暖的大手，说：“娘！你真好！你真好！你是个进步的娘！”

不大一会儿，铁头握着娘的双手进入了梦乡。



二 老村长夸小铁头

“嘭嘭,嘭嘭嘭……”

铁头娘听到敲门声,把睡熟的铁头的双手轻轻放到被窝里,掖好粗布被头,然后轻手轻脚地下了炕,走出屋子去开大门。不一会,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人,前脚跟后脚地随着铁头娘走了进来。这人中等个,紫红的脸盘,显得沉着、稳重。他就是这个屯的抗日村长,又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这老村长进屋一看铁头仰脸睡得正香,便悄悄地坐在炕沿帮上,把带来的一个小布包放在炕席一边,剝锅子旱烟吸着,小声地问坐在对面的铁头娘说:“他嫂子,鞋淌好啦?铁头明早动身?”

铁头娘爽快地说:“老村长,都预备好啦!这次给王连长做的大脚鞋已包巴好了,天蒙蒙亮就叫铁头动身,早走早到。”

老村长听后点了点头,啦啦啦啦地吸了两口旱烟,摸了摸炕头上蓝印花布包里给王连长的大脚鞋说:“他嫂子,

王连长个子高，脚也大，选双合脚的鞋挺难，不是有的鞋小，就是有的鞋短肥，卡脚卡得厉害。穿着那样的鞋打仗怎么行？！这次又亏你赶忙做了一双。”吸了口烟，老村长又挂心地问：“他嫂子，也没个鞋样，不知你做的这双鞋合不合脚？”

铁头娘微笑着，满有把握地说：“老村长！这个你把心放到肚里好了，保准合脚。”

噢——！还没穿上试试，怎能保准？”老村长微笑着说。

“哎，老村长你知道，我是王连长的老房东啦！他在院里走过的脚印就是鞋样。我是按照他的脚印尺寸做的，所以我敢说保准。”铁头娘微笑着说。

“啊，原来是这样！那真保准、真保准，嗨，我这老脑筋就是转得慢，真没你这年轻的妇救会员想得细，做活儿又快当。好，开全村大会时第一个表扬你！”老村长拍着头顶微笑着说。

铁头娘说：“这是妇救会员应该做的，有什么好表扬的？！”她又说：“老村长！铁头明早上路，你看对他还有什么嘱咐的？我叫醒他起来听听。”

老村长再三摆手势，不让喊醒铁头，说：“他嫂子，我没成筐成箩的话对孩子念叨啦，要不是碰巧明儿头晌得把住在咱村的三个彩号送往分区卫生所，我准会和铁头结伴去咱军区骑兵连一趟。这回呀，有咱儿童团的铁头代表了就行啦！这对铁头也是个锻炼机会，让铁头往远处飞飞，闯荡

闯荡,翅膀硬实些。叫铁头向李指导员、王连长说说咱刘家屯的老乡们祝贺骑兵连接二连三打胜仗的心意。他嫂子!军区骑兵连这一过来呀,独立团、县大队、区中队和各村的民兵一齐配合,哗啦啦,像刮暴风一样,一夜工夫就拔除了十来个‘钉子’。哈哈,这一下子,咱这儿由‘拉锯区’就变成根据地了,再等拿下沙河镇据点来,铲除了佐藤、斜楞眼,咱敲大鼓,筛大锣,扭秧歌,舞狮子,踩高跷,全区七十八村一块开庆胜大会!”老村长吸了一大口烟,提高嗓门高兴地接着说:“他嫂子!按阳历说,现在是一九四四年秋天尽头。上个月我听骑兵连李指导员和县里宋书记说过,世界法西斯头子德国,就像被敲断脊梁骨的狼,离着失败的日子不远了。现在,咱中国呢,打得更是呱呱叫!鬼子汉奸队,被咱们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的千千万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军区、边区揍得蒙头转向,顾头顾不了尾,拆了东墙补不上西墙;特别是现在,拔了‘钉子’小鬼子安不上。你甭看眼下鬼子还能强抽出拨子人来下乡‘扫荡’呀,‘讨伐’呀,黑夜偷袭呀,可那是赌棍输红了眼,把家底都端出来押上,沙锅捣蒜——一锤子买卖的做法,并不能说明它是真撑劲,只能说它是更像疯狗,临挺腿前打着滚狂咬几口,弹蹬几下子。用句咱庄稼人的话说:小鬼子就像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跹头啦!今后,就听咱们的部队老打胜仗的好消息吧!”说到这里,老村长又巴咂巴咂地吮着玉石烟嘴,吸了吸,哎,烟锅不冒火星了,灭了,只好又剜上一锅子